



一群急诊大夫把这件事坚持了12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 晔

2024年1月17日下午，一场特别的医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陆道培报告厅举办。

第一个上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急诊科医生：他在去年8月接诊了一个“疑似肺炎”的患者，治疗7天后，病人情况好转，要求出院，他却从CT影像上的蛛丝马迹判断，这个“肺炎”不一般。

他特意把患者不同阶段的CT影像作了视频对比，在会场展示。这个“肺炎”病人在医生的劝说下留院，检查出支气管淀粉样变——这是一个因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和体征，常被漏诊、误诊的疾病。

病人后来回忆，几年前曾有体检中心的医生根据CT影像提过“支气管淀粉样变”的可能。“这让我有点吃惊。”这位宣武医院的医生说，淀粉样变的确诊需要依靠组织病理学，体检中心居然能够只根据影像就提出这个可能性，是难得的判断。

一位在急诊科工作多年的主任医师站起来，坦然地回忆令他遗憾的经历：他在许多年前接诊过一个支气管淀粉样变的患者，“就死在手术台上，死在我手里，大出血，而且，这类疾病治愈后也很难”。

组织这场研讨会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朱继红。他每两个月办一次“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邀请多家医院的急诊科医生携带临床遇到的“疑难杂症”出席。

1月17日当天，现场来了近100位医生。一位神经内科的医生带病出席，还有一位女医生来不及换便装，戴着蓝色手术帽，穿着白大褂就来到现场，在绿皮包装的病例合同本上“唰唰”记录。

急诊也有专业

朱继红12年前写了一本新书《急诊科疑难病例分析》，借由新书发布，他办了一个北京地区的急诊病例研讨会，出乎意料，同行“大跃进了，都想说”。

在急诊科工作多年，朱继红能理解同行渴望交流的心态。



参会的部分专家在会后集体合影。受访者供图

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急诊科副主任李娜回忆，以前有些病人把急诊当成一个通道，等急诊医生开个住院证，就转到住院部，急诊医生对于病情也没有深究，“稀里糊涂的”。久而久之，急诊医生的专业水平也很难提高，失去职业成就感。

唐山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潘爱群回忆，急诊科主任聊天时，会不约而同地提出“急诊缺人”的问题。优秀的医学生更倾向于专科。基层医院的急诊科招人，不得不从硕博的学历门槛降到本科，或是从下级医院抽调人手。

朱继红想，如果各家医院的急诊医生能定期交流临床病例，把一个人的经验、教训，变成整个急诊网的经验，“就像‘漏鱼之网’，互相交流能把网织得更密一点”。他自发举办一个纯公益性质的病例研讨会。

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主任张国强成了研讨会的常客，有时宁愿调整自己的查房时间，也要参会。“医学是实践科学，要不断积累病例。”他强调，“临床病例和教科书上的不完全一样，教科书只列出典型症状，但急诊医生见到的病例症状更复杂。”

同行也会聊急诊科资源不足的问题：从1983年中国成立第一个急诊科室，到

1994年正式成立急诊医学科和急诊专业，急诊在中国只不过发展了几十年。

有一次，张国强去外地开会，一位同行问他专业。他回答，“搞急诊的”。

对方还追问，“急诊哪个专业？”

他突然就不想回答了。他意识到，对方不认为急诊科是一个专业科室。

在《急诊科疑难病例分析》的前言，朱继红也写过急诊科医生面临的偏见，“当一个又一个疑难病例在急诊科诊断明确，分流到专业科室，当一个又一个危重患者在我们的手中起死回生，在专业科室同行眼里，在患者家属眼里，我们仍是急诊科医师，一个无专业、无专家、无诊疗规范的代名词”。

2023年11月18日，在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上，清华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急诊科分享了一个病例。一位18岁的学生四肢发软，无法回答问题，急诊科抽血后发现是低钾血症，当时，医生挨个排除造成低钾血症的病因。

高血压、肥胖、家族遗传？似乎都不是。心电图监护机器上的心率慢慢下降，明确病因迫在眉睫。当时在场的近200位医生一边记笔记，一边揪心地等待“谜底”，最

后，垂杨柳医院的医生揭晓，做了毒物检测后，发现是急性钡中毒。钡是普通人生活中难以接触到的化学品。

“真是意想不到的病因。”一位医生听完这个病例后说，“一些专科医生接诊病人后，倒推原因总认为急诊医生能力不行，却不知道急诊医生面对的症状非常有挑战性。”

朱继红当过14年心内科医生，再转急诊科工作了20多年。他解释，专科治疗病人要讲究概率，某个症状大概率指向某个疾病，来专科看病的病人对疾病大多有所了解；但急诊科病人一般只会说没有明确指向的症状，比如头晕、心悸，要依靠急诊医生明确病因。

比如，胸痛涉及18个学科，上百种病。急诊医生要先从危及生命的致命病开始排除，比如肺栓塞、主动脉夹层，即便病因少见，再慢慢考虑那些不致命的病因，如肌肉挫伤、胸膜炎等。这考验着急诊科医生的发散性思维。

他希望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能帮助同行开拓急诊思维，认识一些少见病、罕见病，“只有医生想到是某种可能性，才会给病人开检查去确诊”。

像侦探破案一样分析案例

研讨会现场，医生分析病例就像侦探破案一样寻找谜底。

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临床中心的医生分享的病例让很多医生印象深刻。北京平谷区两个农民屠宰自家的骆驼，再请全村人一起分吃骆驼肉，可事后两个屠宰的农民出现了发热、意识障碍、双手抖动、答非所问等症状，其他吃肉的村民却没有类似症状。

这两个农民后来转诊到北京地坛医院。医生意识到，这可能是近期在亚洲其他地区陆续出现的新发传染病，由于病例极少，只有少数医院配备了相应的检测和诊疗药品。

“都是骆驼惹的祸。”他说，这是少见的由骆驼传播病毒给人的病例，检测结果也表明，病人是因感染大别班病毒引起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有个急诊科医生站起来说，“前几天我也接诊了类似症状的病人，您能不能说得再细一点，怎么让我们在临床上能想到可能是这个新发传染病。”

“我喜欢来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学到的东西多。”一位传染病专家说自己几乎有空就来，说急诊科的病例开眼界、有趣。

研讨会有时也会复盘死亡病例，尤其是非预期死亡。朱继红说，“明明入院时是一个低风险病人，最后却死了，我们要找原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高伟波说，他会挑选不易识别，容易误诊的病例和众多医生分享。“医生参加研讨会就是来拓宽思维，增长经验，到临床实践中才不会漫天开枪打不着靶靶”。

他曾经分享过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以下简称“TTP”）的病例和治疗指南。有一次，急诊科的一个TTP的患者，做了两次血浆置换的治疗，依然没有明显缓解征象。他接班后仔细分析发现，患者是常见的营养性贫血，是因为严重缺乏维生素B12，导致严重的巨红细胞贫血，并出现血小板减少，出现了“假性TTP”，于是决定停止血浆置换，补充维生素B12即可。“TTP的临床症状和其他疾病的非特异性症状太相似了，不易区分，有时候，医生对TTP的过度认识也会将其他病误诊为TTP。”

北大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王武超也参与了筹备会议。他说，如果找一个诊断标准的、优秀的病例，不一定能引起讨论，他倾向于挑选有矛盾点的病例。

他回忆，第一次上台讲病例时，心情紧张，会前20分钟他上了3次厕所，“研究生毕业答辩要面临5至7个导师，但病例研讨会台下坐满了上百人，经常有20至30个正高级（职称）”。

大多时候，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不分“大咖”“小咖”，谁都能站起来发言、点评、提问。一个去年9月入职的年轻医生，11月就站在台上讲述她接诊肝硬化病人的经历。还有个教授级的医生说，站在这里分享病例，要比在全国性平台上演讲准备得更细致。

他们的分享随时可能被台下的医生打断。演讲者播放某个有疑问的影像结果时，

苦禅洞“孙悟空”活在现实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明代小说家吴承恩不会想到，在自己笔下被压了500年、郁郁不得志的孙悟空，如今会成为被游客争相“投喂”的“网红”。

在河北邯郸涉县的一个天然溶洞里，演员穿上猴子的服装和面具，把头露出洞外——从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在洞口摆上水果、零食、啤酒，甚至零钱。最近，湖南卫视邀请景区一位猴子扮演者在某节目上与流行歌星合唱，最终因“形象不合”作罢。

一则景区去年的招聘信息引发了这场流量狂欢，说需要孙悟空扮演者，工作内容是吃西瓜，月薪6000元。1月6日下午，“月薪6K招聘猴哥”的热门话题在短视频平台获赞近4000万。

随后，一排手机架到洞口，景区经理上阵直播，闻讯赶来的网红在“孙悟空”旁边跳“擦边”舞，带货卖零食。人们对这只人扮演的猴子展现出极大的好奇：让他进洞，让他出洞，让他吃东西，让他跳“科目三”。

大部分游客礼貌地和他握手、合照、喂食。也有人真把他当猴。一位老太太看孙悟空趴在洞口不动，边拿拐杖戳他边说，“这是死猴”。有小女孩戳他的头，“那是个人”，家长急忙叫起来。有衣服上印着日本动漫形象奥特曼的孩子指着他说，“奥特曼更厉害”。

在岗位孙悟空每半个小时换一次班，5年来，猴子面具下真实的面孔换了儿几拨，“铁打的五指山，流水的猴”，一位曾经的扮演者说。

1

1月6日，“沙僧”王晓云正在景区的滑雪场给游客拿雪橇。他接到景区经理的电话，说景区火了，让他去“苦禅洞”临时扮演孙悟空。

去年8月，王晓云才被叫来景区演“沙僧”。景区所在的“五指山”，位于太行山东麓，名字是当地流传下来的，与海南岛的“五指山”同名。只是山本身与《西游记》没什么关系，这是借了小说中如来佛祖化五指手指为山镇压孙悟空的意思。原著里，那座山其实叫“五行山”。

景区开发时想以“西游文化”为卖点，每逢节假日就会组织“蟠桃盛会”“猪八戒撞天婚”等节目。

王晓云原本在县剧团唱“花旦”，是团里数一数二的“角儿”。新冠疫情期间剧团没活儿，他转行去山西挖煤。但他总惦记着老本行，即使从煤矿出来后累得浑身被汗湿透，睡前也要“持诵号”。他不怎么认字，全靠看演出剧本，跟着录音逐字逐句记。

来到景区他才发现，表演机会并不多，平时他和其他演员就干些杂活儿。招聘信息上热播的那天，原本扮演孙悟空的演员有事不在本地，只能让他钻进洞里。

“苦禅洞”的这项表演已经持续了3

年，洞洞位于两山交会处，山坡陡峭，山体近乎垂直地压下来。王晓云比原来的演员胖些，他勉强把身体卡在洞口，脖子胸口抵住洞上下沿，下半身半蹲半坐靠在椅子上。为了营销，洞口上方标语写着“吃香的喝辣的”。

第一天，王晓云连着吞下游客喂的香蕉、饼干、辣条、冰凉的雪碧和可乐，半夜拉肚子要跑五六趟厕所。干了几天，王晓云感觉有点烦，“我是干演出的，不是被人当猴耍的”。

有游客居高临下指着他说，“一点价值都没有”“这就是懒人干的活儿”。直播时有网友评论“让他吃点辣椒”“让他吃点泻药”。

王晓云只能笑着和游客握手。“邯郸是个3000年都没有改名的城市”，主播在镜头外说，“在五指山下的500年里，孙悟空学会了宽容与谦卑”。

“咱原来都是拿艺术跟观众见面”，王晓云说着，提高了音量，他总怀念过去在山西下乡演出，谢幕后，戏迷在台下竖大拇指，还送来泡面、10多斤肉、成筐的鸡蛋，给剧团改善伙食。每次听说他们剧团要来，村民会问：“王晓云在不在？”

现在没人知道他叫什么，有人喊“孙悟空”“猴哥”，更多人叫他“6K猴”。

两个星期后，王晓云提出了辞职。有私人剧团联系他，工资和景区差不多，但他觉得比景区的工作“更踏实”。

他不干，想干的人多得是。招聘启事走红后，很多人打电话应聘“6K猴”，年轻人也不少，包括18岁的辍学高中生，刚满20岁的“月光”网络主播，23岁刚毕业的计算机专业二本学生。其中一些人喜欢模仿孙悟空，也有一些人只是为了谋生。

一名去年从高中辍学的18岁男生坦言，他并不喜欢这个角色，“只是喜欢这个工资，工作也轻松，就是表现得滑稽一点，哄游客开心”。他目前在县城一家公司干视频剪辑，每天工作9个小时，一个月工资2000多元。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名20岁的婚礼主持人对记者说，他被公司拖欠了两个月工资，刚辞职，目前在某地的庙会表演中饰演皇上身边的太监。之前他在火锅店打过杂、在红白喜事上敲过鼓，都没有扮演“猴哥”的工资高。他准备忙完手头的活儿，年后去景区面试。

应聘的人中还有一名23岁计算机专业的二本学生，毕业后他还没找到薪资超过6000元的工作。这次他是背着家人给景区投简历，“确实有点耻辱感，有种为了生活低下头颅的感觉。但先要养活自己，毕竟现在遍地都是大学生”。

2

太行五指山景区董事长杨辛西对走红也挺意外。“这次是打了个擦边球。”他总结道，“不违规，还迎合了年轻人的心理”。



带货网红和“孙悟空”合照。受访者供图

他告诉记者，给景点起名“苦禅洞”，本是想隐喻孙悟空在山下经历“痛苦的历练”，通过自我反思最终开悟。

“6K猴”上热搜后，景区办公室主任江晓波每天早上9点半在洞口开播，直播间在线人数最多有3万多人。“流量过来了，不宣传就浪费了。”几天后，从没玩过直播的他已经能熟练地吆喝，“家人们戳戳屏幕，点赞过万就让猴哥跳‘科目三’”。

江晓波对于这波热度挺满意，他告诉记者，景区的冬天是淡季，游客一天不过百，”6K猴”火了之后，周末一天能有七八百人。

他没想到，没撑过两个星期，一场大雪给“苦禅洞”降了温。网络热度减退，叠加雪后上山不便，客流量直线下降。

1月18日上午，“苦禅洞”外的台阶上满是厚厚的积雪，洞口放着一棵打蔫的白菜，两个发霉的苹果，一个游客也没有。

直播还要继续。趴在洞口的是景区新聘的“小猴”詹行云，他从10多个应聘者中脱颖而出。面试时，詹行云不仅声音和动作像，脑子也灵活，还主动跳了一段“科目三”。10分钟后，他就成为了新任“猴哥”。

詹行云上一份工作是在直播剧组，他跟着团队从河南徒步到四川，边走边播。主角宣称徒步成功就拿出50万元做公益，然而途中会碰到各种反派阻挠。詹行云扮演反派，一人分饰五角，坏事做尽，比如试图掐死流浪狗，然后被“正能量”主角狠狠摔在地上。

“这么假的剧情，还有人相信。”一些观众会在剧情关键点打赏，“其实是剧本”。他觉得好像在“骗人”，但这是他实现“演员梦”最便捷的路，收入可观，一天能有200元工资。

他从小梦想当演员，高中毕业后在北京跑了一年“龙套”，最“显眼”的一次是拍广告，他站在明星林更新旁边，可惜播出时脸被台标挡住了。他后来当过健身教练、电子厂质检工、码头装卸工。直播的兴起让他重新燃起希望，但最近没活儿。

在詹行云看来，西游记是个励志故事，“孙悟空原来不懂事，跟对了团队，然后修成正果”。他想到自己的曲折经历，认真地说，“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都要像孙悟空这样被压500年，才能提升自己。”他说演孙悟空不是为了玩，而是想来练习一下“即兴表演”，“就是玩儿嘛，玩儿着就把钱挣了”。

第一天当“猴哥”，吃游客给的零食时，詹行云把衣服上的毛吃进了嘴里。天气冷，哈气在面具里形成一层水雾。他只能把腿蜷在洞里的凹槽处。这些都让他感觉不太舒服。

游客一多，他就顾不上这些了，用英文打招呼，自创些“无厘头”的段子。有人问他猪八戒在哪儿，他说“猪八戒被做成了红烧肉”。有人说他面前没零食，他顺势“卖惨”，说“俺老孙现在都混到吃白菜了”。

过去詹行云总是要在镜头前“抢戏”，争取多说两句。现在他享受镜头只对准他的感觉，“在这儿我就是主角”。有人在雪天爬上来，塞给他一个热鸡蛋，说了句“没白来”。他感觉被人记住了。

1月18日是他当上“猴哥”的第四天，虽然没有游客，他仍卖力地对直播镜头喊着：“玉帝，如来，俺老孙被你们骗了！”声音在无人的山谷里回荡。

3

“孙悟空这个人很关键，他不仅代表他自己，也代表景区。”江晓波告诉记者，虽然这次招聘息火了，但孙悟空的演员一直都不好招。

景区九成以上的员工都是周边的本地人，有表演实力的觉得工作地点太偏，环境艰苦，不愿意来。过去两年里来过四五个演员，没干多久都离开了。

詹行云干得蛮久，但第五天他提出请假。有直播的活儿找上了他。他还没和景区签合同，打算先回去，春节后再回景区继续干。

“猴哥”是一些人的临时中转站。詹行云来之前，37岁的厨师杨家朗已经演了一个星期。不过他觉得工资不够理想，打算干到过年就不干了。

杨家朗身材瘦削，脸颊有些凹陷，从小就被说“长得像猴”。扮演孙悟空是他谋生的工具之一。除了日常在饭店下厨，他也会接商演、红白喜事的演出，还会穿着孙悟空的服装站在景区门口卖小玩具，“都是为了生活”。

他演着演着，越来越沉迷，下班路上也会琢磨“猴音”，情不自禁地发出“喔”“唉”的声音，别人以为他患了精神病。他购置了几千元的行头，还学会了自己做乳胶面具，自己雕刻模具、脱模，再把猴毛一根一根穿上去，一个面具要穿上万根毛，他做就是一晚上。

扮演孙悟空能让他短暂脱离现实的重负。妻子离家后，杨家朗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什么赚钱做什么”。

来景区应聘前，他为了陪孩子，刚从餐馆辞职，想挣点快钱。现在白天他在洞里猫着，晚上回屋里制作花灯，准备春节期间摆摊。

现在留在洞边的只有杨家朗一个人。詹行云走前那天中午，两人在洞旁的小木屋里，吃的是鸡蛋番茄和剩水煮的粥。

“苦禅洞”距离山下有半小时的步行路程，他们一般中午不下山，在小木屋里做饭。屋里没有暖气，两人围着小电炉发抖。

詹行云说要离开，追求演艺事业：“我来这一生不是为了痛苦来的，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做喜欢做的事儿。”

杨家朗称他为“小孩”，觉得他有些天真，而自己是把所有工作当作赚钱的营生。“人生有八十一难呢，你才闯二十七难。”杨家朗对詹行云说，“磨炼吧小猴子”。

感叹了一番后，说起目前的工作，他们都觉得同样是服务业，做猴反倒比做人轻松些。杨家朗回话，做厨师时，有客人很挑剔，他怎么说好话、怎么道歉都没用，“现在说些猴话，就把大家逗笑了”。

4

早在2021年“五一”假期，五指山景区的孙悟空就火过一阵子，游客争相投喂演员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从那以后，“苦禅洞”下面就立了个牌子，写着“网红地标打卡”。

除此之外，景区就没出过出名的景点了。江晓波也意识到景区发展的局限性，“不能只有一个爆点”。有人提出在垃圾桶、指示牌上添加“西游”元素，有人提出找高颜值的“小姐姐”扮演妖精和仙女。

“你不约的话，就跟不上这个步伐。”江晓波说。去年景区请了一支网红团队来表演，一个月花费20多万元，最终效果并不理想。

但在景区干了5年的“老猴”赵建觉得，目前宣传的形式有点“跑题了”，“应该把孙悟空的本性，他美的一面也展现出来”。

40岁的赵建为不怎么上网，不太能感知网络热度。他是景区第一个扮演孙悟空的演员，也是5年来唯一留在洞里的人。今年年初他请了几天假，回来后景区工作人员告诉他“又火了”。

他是王晓云的师兄，原来在剧团演武生，连着翻20个跟头不在话下。不过景区后，他被游客喂胖了20斤，最多只能翻五六六个了。

冬天石头凉，寒气从胸口、胳膊肘和脖子钻进身体。夏天洞里有积水，“湿答答一层”，时间一长背都直不起来。但在今年之前，景区一直没招人和他轮班，赵建为只能挺着。

去年，他上了央视三套的节目，第一次去北京，他怕，觉得“我就是个小毛毛虫”像个小丑。”节目录制时，他紧张，忘了自我介绍，还冒出方言。

他感觉知识和演技技巧都“太浅薄”，

还有人会站起来质疑诊断结果，分析病人的病因。

甚至在现场以外，通过屏幕远程看直播的外地医生也会通过留言反馈问题，比如建议这个病人要再做某个检查排除病因。

“很多地方病，北大人民医院可能不如地方医院看得好。”王武超还记得，一个云南医生在北大人民医院进修时，快速为登革热病人做出诊疗，比在场的北京医生反应都快，“他们经常接诊这类病人，北京很少有登革热”。

把一个人的教训变成多人的经验

1月17日的研讨会上，朱继红发言“研讨会已经坚持12年了，这是第64期。即便有医药公司长期赞助，会上却未提公司名字，甚至连海报都没有贴”。

会议规模越来越大，有时一个兄弟医院能来二三十人。前期专科医生大多是因为朱继红积极邀请来参会，后来，越来越多的专科医生主动来。

外地医院的急诊科也组团参会。唐山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潘爱群回忆，新冠疫情前，她和科室同事自费来北京开会，谁不用在岗谁轮着来，最多一次来了4个人。她曾在会上遇到从张家口、青岛、石家庄等城市赶来的医生。

2019年李娜从郑州到北大人民医院进修，她邀请朱继红团队到郑州人民医院以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的模式分享病例。第一次开会，线上参加人数上万人。李娜一共组织了八期，她还和科室同事一起观看朱继红团队每周的查房视频，跟着视频集中学习了不少疾病的治疗指南。

朱继红介绍，他们去过很多城市推广兄弟医院急诊病例研讨会的模式。好几次，他去外地开会，去医院附近闲逛时被同行认出来。有一次，病例研讨会刚结束，一位刚刚上台分享的医生又发来3个病例，下次还想上台讲。

潘爱群1996年就开始当急诊医生，她迷茫过，曾考虑转向专科，也听过“急诊无专业”的偏见。急诊工作脏、累、险，患者急、危、重，但她慢慢在临床工作和同行的职业精神感染下，找到了急诊医生的价值，喜欢上了这个专业。

从医近30年，她能深刻感受到社会对急诊人的认可，“马拉松、重大会议等重要活动需要医疗保障时，首先想到的是急诊人”。

“急诊就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专业。”潘爱群说。

很失落，“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社会淘汰的就是我们这些老人”。

他14岁进戏校学习戏曲，毕业后进入县剧团。2012年时，剧团工资只有不到1000元，于是他离开剧团，干过服务员，下过铁矿，当过搬运工，后来进入景区。

赵建为是圆脸小眼睛，如果不戴上面具，很难让人联想到孙悟空。于是他拿出钻研戏曲角色的劲儿，把《西游记》电视剧从头看到尾，研究孙悟空如何开心、生气，如何走路、喝酒、吃桃子。“从穿上服装，化好妆，就不能卸下身体的劲儿，时刻保持提气儿”。

他也知道，自己扮的孙悟空不需要生气。“在景区就是要服务好，不能让游客生气，自己也不能生气”。

如果“孙悟空”不吃投喂的零食，有的游客会认为“我们是来消费的，这么远坐车来看你，你怎么不给面子”。赵建为实在吃不下，就偷偷把食物藏到洞里。

有时他会一动不动眺望远方，演出“寂寞的感觉”，眼神不动，但脑子里有想法。他可能在想着水帘洞的故事、和牛魔王结拜的情景、大闹天宫的威风。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赵建为说，他很珍惜在景区表演的机会，虽然总是难以入戏；游客一搭话，“一下子就把你勾出来了”。有人问他孙悟空有几个名字，景区海拔有多高，他把问题都记下来，回去查找答案。

景区待遇稳定，赵建为觉得自己已经“和社会脱轨”，离开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也不舍得孙悟空，“在这上面功夫太多了”。新人不好招，他有风湿病，还是在洞里挺着，“不能只想着自己”。

赵建为把之前的师兄师弟重新聚集起来，现在景区的“猪八戒”原来在驾校当办公室主任，“唐僧”原来在石灰厂修机器，“沙僧”原来在山西挖矿。空闲时他们就讨论表演的一招一式，晚上约着回县剧团帮忙演出。

温习10来分钟，就能在锣鼓点中拿“台儿”登台，虽然身段皱了，调门跑了，但台下大家都笑了。

赵建为曾试图寻求突破，去年年初，他找董事长杨辛西提建议，编排新节目，“咱要迈大步往前走”。然而提议没被采纳，太行五指山景区董事长杨辛西说，2023年景区勉强能达到收支平衡，银行的利息还能负担，但不过是在用新债填补旧债。“越投钱越多”。

杨辛西也一直想创新，他说热度只是新时的，关键要把景区文化推出去。他曾经原创了13万字的神话小说，讲述孙悟空在五指山下被如来佛祖的弟子观世音，被过去的对手讽刺挖苦，最终悔改。但宗教元素宣传难度大，“还是说回西游记吧”。景区表演中，大闹天宫的情节被弱化，工作人员谨慎地说，“不太适合”。景区管理越来越规范，接受文旅局、教体局、应急管理局、林业局等多个部门的监督。

改造后的孙悟空更符合时代的需要，正如景区官网上写的：“五百年的苦修，五百年的定力，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可以说，五行山苦禅洞，赋予了孙悟空第二次生命”。

（文中詹行云和杨家朗为化名）